

## 读点哲学

黄保才

年前，王俊老师回台州老家，专程给幼儿园投“儿童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”的牌匾。此举有一层象征意义，昭示着哲学从象牙塔走向大众。

因为忙，挤不出时间一晤，于是相约春节长假他回临海时再聊叙，孰知一波疫情挡住了他回老家的脚步，直到节后我上班，学校还没开学，他得以返乡，才见上第一次面。

作为浙江大学哲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他担任着浙江大学哲学学院（筹）常务副院长、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、教学和行政事务繁忙。他利用探亲的间隙，抽出一天时间，接受本报采访，个中透着浓浓的乡情和对媒体报道工作的支持。更重要的是，是从他的一席谈中，我感悟到每一个人，都有读点哲学书的必要。

哲学，是对世界基本和普遍的问题研究的学科，是关于世界理论体系。在一般人看来，不可谓不“高大上”，只属于深奥的书桌。然而事实上，哲学作为一种思考事物的方式，属于每一个人。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日常生活中进入哲思的状态，对身边的人、事、物进行辨析。而哲学家，像王俊老师这样的专业教授，只是将思考的火把点得更旺，持续燃烧下去。

这个现象世界充满着矛盾和对立，并且变幻莫测，人们很容易陷入迷茫，被盲目裹挟，以致失去了方向。17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文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，有个著名的论断：“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”“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”。但现实的图景是，很多人主动或被动丧失了思考的动力和能力，只做着脆弱的“芦苇”。读哲学书是恢复人之为人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
从哲学通往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上，越来越强调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，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，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，把人的解放、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价值观。

人是目的，不是工具，个体生命的完善离不开哲学的熏陶。那个有名的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结构，被描绘成五级金字塔模型，自底层面上，从生理、安全、社交、尊重到自我实现，前四个级别通常称为缺陷需求，而自我实现即追寻人的价值和意义，被称为增长需求。这个增长需求，就包含哲学思考，这种思考是根本性的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支撑。因为哲学是寻求真理的不懈努力，是“无用”之“大用”。而读哲学，就是人们对抗有限性与偶然性的武器。

读史使人明智，读哲学使人睿智。上下数千年，人类创造的哲学王国里，门类众多，派别林立，卷帙浩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怎么读哲学书？坊间总是笑谈，晚间睡不踏实，就读深奥难懂、枯燥乏味的哲学书，如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《判断力批判》，作为催眠之法。这显然不是办法。其实，读哲学，首先得学会多问“为什么”，对万事万物存有质疑精神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思考开路，带着问题阅读；其次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地读，你求解哲学问题的兴趣，可能越来越浓，会渐入佳境，欲罢不能。

人类所面对的世界，有太多的问题，靠科技发展仍找不到答案，或者一知半解。什么是人？和其他生物相比，人应该干什么？应该承受什么？人死后是否还会存在灵魂？这一生是否过得有意义？事物真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吗？它们是否本来存在？这些“胡思乱想”，在哲学范畴，都有意义，每一个幼稚的想法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辨析，甚至成为理论。

法国哲学家、数学家、物理学家笛卡尔，是近代唯心论的开拓者，提出了“普遍怀疑”的主张。他认为，人们依赖感觉认识世界，但感觉会欺骗人们。甚至我们所说的自己的身体存在，也可能是个错觉。当我们看到斜插入水中的棍子发生弯曲，当因为车祸失去双腿的病人告诉你他感受到两腿的疼痛，是那么强烈而且真实，他甚至能定位这种疼痛的具体部位，这种“幻觉”现象让病人误以为他的双腿依然存在，而你如何肯定这个世界有些有意思的问题，一般人难以像王俊老师那样，厚积薄发，用撰写精深的论文诠释，但不读点哲学书，就找不到答案。

的哲学，远离了我们的生活，无法帮助我们过上良好生活，哲学因此迷失了意义。王俊认为，哲学至少应当参与到时代观念的形成中来，不能跟时代绝缘。

事实上，对学院哲学的反思一直在进行着。在欧洲，有一群人在学院里面工作，他们的职业可以是作家、心理分析师、电视明星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——哲学家。这种恢复大众哲学的企图，本身就赋予哲学的新面向；哲学工作者要走出书斋，把优质的哲学知识和价值判断传递给大众。同时，生活在多元的时代，再没有一种统一的意义可以统摄生活，这时哲学的反思就尤为重要。

因为，大众需要哲学，而哲学家走向大众的过程，也是消解自身虚无感的过程。

### 哲学的意义

1月20日，王俊坐火车从杭州赶到台州。在台州市中心幼儿园，他向园长陈未娅颁发了“浙江省哲学学会儿童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”的牌匾。

在授牌仪式上，他说，哲学可以帮助儿童建立逻辑思维、分析论

幽黙，能给学生悉心的指导和提示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与学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——这种职业态度也影响着王俊日后的执教风格。他与学生既是紧密的学术共同体，但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让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和生活的自由，从容地进行选择。

德国哲学课堂的研讨课气氛往往也非常轻松，一边围绕着哲学文本进行讨论，一边喝着老师提供的法兰克福地区的白葡萄酒，两三个小时的讨论后往往处于微醺的状态。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有一些成了王俊日后长期的学术伙伴，有一位德国青年学者毕业后在王俊的召唤下到中国工作，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，定居在上海。另一位曾经的老师后来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正教授的教席，疫情前每年都会受王俊的邀请到中国访问，也接受了王俊在浙大的研究生到维也纳访学。

### 成为哲学教师

2011年秋天，当王俊站在浙江大学的课堂上，面对大一新生第一次教授《哲学问题》时，他还没来得及对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进

# 王俊：我们如何关怀这个时代



胡塞尔意识到这种危机。他提出现象学的根本动机在于，通过意识构建研究揭示事物和世界的主体相关性，来克服自然科学模式下对世界的客观主义理解，重新恢复根源层面上的存在意义和人性，“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掀起了“存在主义热”，这股热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逐渐降温，作为存在主义之理论基础的现象学，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逐渐崭露头角。

北大哲学系是汉语学界现象学研究的重镇，有一批出色的学者投入到现象学的翻译和研究之中，并与国际学界展开了丰富的联系。从德国回来的靳希平教授从现象学讲到古希腊，从美国回来的张祥龙教授和陈嘉映教授就《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》展开了思想争鸣。

2001年10月，为纪念胡塞尔的《逻辑研究》发表100周年，北京大学举办了盛大的“现象学与中国文化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邀请了国际国内顶级的现象学专家到场。作为北大学生的王俊参与其中，“尽管听不懂，但隐隐觉得，这是一门有意义的学问”。

这就是王俊的“现象学之路”的开端，接下来这条道路通向德国，通向巴伐利亚北部、美茵河畔的大学城维尔茨堡。

维尔茨堡是一座约10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在德国已经算“大城市”。当地走出过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沃纳·海森堡和NBA球星德克·诺维茨基。“这座城市不大不小，风景如画，至今我们都认为，它是德国最宜居、最适合学习的城市。”王俊说。

具有600多年历史的维尔茨堡大学，曾诞生了14名诺贝尔奖得主，其中，X光的发现者伦琴，是全球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，哲学家谢林和布伦塔诺曾在此任教。大学的主校区在一座叫做Hubland的小山的山顶，学生宿舍在山腰，哲学系在山脚下的维尔茨堡宫。

王俊每日的生活三点一线，去山脚下的哲学系，推开高大沉重的皇宮木门进入课堂，到山顶的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，回宿舍休息。因为语言的隔膜，起初的学习时光比较艰难，通过阅读、写作、交往，语言能力逐渐提升，慢慢全身心地进入德国的学习生活。

异乡的学习生活既是专业知识的深化，更是精神气质上的修炼。德国大学里特有的自由的学习制度，生活中人与人的友善和分寸感，都内化为王俊的治学方式和生活习惯。他的博士生导师兰贝克，就是一位典型的德国学者，他宽厚、

在哲学系里，选择一个分支专业。多数同学选了常规的哲学专业，王俊等少数同学选了宗教学专业。

“当年，宗教学全国只有北大开设，我对神秘主义感兴趣，也不想随大流，便选择了这一专业。”王俊的性格里，有随遇而安的一面，也有特立独行的一面。

大一是在昌平校区度过的。校园里仅有几栋建筑，一栋巨大的苏式建筑是教学楼加小型图书馆，另一栋是宿舍。校外四周荒凉，连个小餐馆都找不到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。正因如此，师生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一些。

班主任以及北大燕园本部的老师来昌平上课，晚上赶不回去，就在这里住下。晚上学生们拎两瓶酒跑到老师的宿舍聊到深夜，古今中西天高海阔，对年轻学生来说，这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启蒙。

大二那年，回到北大校园，王俊即感受到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。“中国的哲学圈，北大是当之无愧的中心，几乎每天都有国际的、国内的顶级学者来讲学，举办学术会议或活动，令人目不暇接。”王俊说，他在校园里见过欧洲哲学家德里达、哈贝马斯，他们都是写进哲学史的人物。

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青年领袖们，如刘小枫、甘阳、陈嘉映、刘东等，有的常年任教于北大，有的是北大的常客。“本科时候读到刘小枫的《沉重的肉身》，难以抑制的感动，接着去读俄罗斯哲学和小说。”

有一个故事，后来广为人知：一天晚上，刘小枫在一间大教室举办讲座，主题是《尼采是谁》，现场座无虚席。讲座进行到一半，突然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之际，前排的同学们点起了蜡烛，讲座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继续。当然那时候，坐在台下一脸虔诚的年轻人们可能不知道，这是刘先生又一次“转折”的开端。

世纪之交，北大和创业潮汹涌的中关村，仅一墙之隔。一出校门，就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——新的门户网站如雨后春笋般露头，“电子商务”就跟今天的“元宇宙”一样还是个玄虚的概念。站在中关村街头，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“流”过来，人身处其中，变得亢奋而不知所措。

然而在北大四院的哲学系里，专注于思想和文本的学术氛围依然浓厚，有一大批顶尖学者怀着专注之心沉浸在学术世界里，这也时刻影响着求学的学子。在北大的四年学习，引领着王俊进入哲学的殿堂，中哲史、西哲史、形而上学、道教史、佛教史、语言哲学、现象学，每一位老师每一门课程，都向年轻学子展开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学者们身上那种与热闹的社会氛围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，也在青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有一位老老师在上课时讲着讲着突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，眯着眼睛倾听窗外的鸟叫声；有一位老先生每次课后会给大家一批书单，每次上课的内容就是让每人依次谈谈读书心得，展开师生对话；还有一位老师骑车在来上《形而上学》的路上，想问题太出神，车筐里的包不知何时被偷走了，讲稿和参考书这些上课的“物质基础”不翼而飞，只能真正以“形而上学”的方式讲课。

“回过头看，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风气是理想主义的，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整体气氛就更实用主义一点，但北大的老师们显然把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那股“气”沿袭下来。”这种近距离的耳提面命，为学生时代王俊树立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生活榜样，成为学者逐渐成了王俊心中的目标。

四年本科学习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准备，王俊选择了到德国继续学业，把现象学作为学习和研究的目标领域。

### 德国求学与现象学之路

海德格尔有一篇自传式的文章叫《我的现象学之路》，描述他如何从懵懂少年进入现象学的研究、成为哲学家的思想历程。

现象学作为当代人文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思潮，在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理论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等学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其理论根基在于20世纪初几位德国的经典现象学家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、马克斯·舍勒等人。

20世纪初，欧洲的科学进入新纪元，人们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，也把自然科学当做衡量世间万物的法则。

这种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化，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危机——数学和物理学的高度形式化抽象，将世界置于唯一一种客观化、均质化的解释框架中。而在这个框架下，人类生活的意义和质感，将被彻底排除，人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“单向度的人”。

的确，在科学家眼中，人类就是一堆活动的碳基生物，个人的喜怒哀乐毫无意义。



第二十九期

王俊，台州临海人，浙江大学哲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现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（筹）常务副院长，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，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，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欧陆哲学、现象学、跨文化哲学、非洲哲学等。

本报记者吴世渊/文 李昌正/摄

“如果不从事哲学学术工作，您会干什么？”

上海复兴中路一个文化空间里，举行着一场新书推介会，有观众向台上的几位哲学教授提问。

“我想当个厨师。”浙江大学哲学教授王俊，一个小平头、长相斯文的高个子男人，回答时一脸认真，“我平时就喜爱做菜，也一直认为，厨师是这个时代一个理想的职业，一方面菜场是城市里大自然的缩影，另一方面创造食物的活动也需要审美和共情能力，是与他人交流的过程。”

坐在一旁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刘擎立即接话：“王老师的厨师是一种被哲学化的厨师，他已经把做菜提升到了人的交往、对世界想象的高度。”

在王俊的眼里，哲学活动不是象牙塔里、故纸堆里的抽象思维，而是跟创造美食一样，是需要审美、共情和交流能力的具象活动。但在大部分人眼中，美食可以具体感知，但哲学不可以。

生活中，王俊时常碰到这样的场景——有朋友得知他是浙大的教授，饶有兴趣地问，教哪个专业？他回答，哲学，气氛便尴尬起来。

“哲学有什么意义？这个问题粗鲁却深刻。在面对大一新生生的导论课程《哲学问题》上，王俊就自嘲，哲学从业者经常用90%的力量不断地论证他们存在的合理性，生怕别人觉得他们没有用。这种学院哲学的危机，从19世纪哲学成为大学中的一个专业时就诞生了，至今悬而未决。”

王俊正是来自学院哲学，从北京大学的哲学启蒙，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6年求索，再回到浙江大学教书，他从未离开过高校。“除此之外，我也干不了别的。”他笑道，“你说这是种幸运，还是种不幸呢？”

虚无感当然存在，在某个夜晚，如同一只矫健的猫忽然跳出来。与虚无相对抗的，是不断地求知，幸好，哲学一直都在。

### 燕园的哲学启蒙

闯入哲学的领地，是一场意外。来自古城临海的少年王俊，在1998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前，对哲学一无所知。“中学只有思想政治课，并没有真正的哲学教育。”

他自小偏好人文、艺术，尝试着诗歌与散文，父母给他独立的书柜，支持他买书把书柜填满。在台州中学念书时，文科班的老师们为他打开了视野——语文老师课上推荐大江健三郎的书；历史老师看待曾经发生的人物与事件，总带着批判性的眼光。

高考结束后估分，他自信能上北大，就按着兴趣填报了法语文学、中文等，并选择服从志愿。“实际分数上北大挺危险的”，够不上理想的专业，最终，他被调剂到哲学系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，哲学这般人文科学已属冷门。一个班50多位同学，仅有1人是第一志愿录取，其余都是调剂进来。

尽管是被动选择，王俊对此不以为意，“读哲学也挺好”。入校后，他与班里的同学都面临一个选择：